紅樓夢/第022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二十二回　聽曲文寶玉悟禪机　製燈迷賈政悲讖語

話說賈璉聽鳳姐兒說有話商量，因止步問是何話。鳳姐道：“二十一是薛妹妹的生日，你到底怎麼樣呢？”賈璉道：“我知道怎麼樣！你連多少大生日都料理過了，這會子倒沒了主意？”鳳姐道：“大生日料理，不過是有一定的則例在那里。如今他這生日，大又不是，小又不是，所以和你商量。”賈璉聽了，低頭想了半日道：“你今兒糊涂了。現有比例，那林妹妹就是例。往年怎麼給林妹妹過的，如今也照依給薛妹妹過就是了。”鳳姐聽了，冷笑道：“我難道連這個也不知道？我原也這麼想定了。但昨兒聽見老太太說，問起大家的年紀生日來，聽見薛大妹妹今年十五歲，雖不是整生日，也算得將笄之年。老太太說要替他作生日。想來若果真替他作，自然比往年與林妹妹的不同了。”賈璉道：“既如此，比林妹妹的多增些。”鳳姐道：“我也這們想著，所以討你的口氣。我若私自添了東西，你又怪我不告訴明白你了。”賈璉笑道：“罷，罷，這空頭情我不領。你不盤察我就夠了，我還怪你！”說著，一徑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史湘雲住了兩日，因要回去。賈母因說：“等過了你寶姐姐的生日，看了戲再回去。”史湘雲聽了，只得住下。又一面遣人回去，將自己舊日作的兩色針線活計取來，為寶釵生辰之儀。

誰想賈母自見寶釵來了，喜他穩重和平，正值他才過第一個生辰，便自己蠲資二十兩，喚了鳳姐來，交與他置酒戲。鳳姐湊趣笑道：“一個老祖宗給孩子們作生日，不拘怎樣，誰還敢爭，又辦什麼酒戲。既高興要熱鬧，就說不得自己花上幾兩。巴巴的找出這霉爛的二十兩銀子來作東道，這意思還叫我賠上。果然拿不出來也罷了，金的、銀的，圓的、扁的，壓塌了箱子底，只是勒掯我們。舉眼看看，誰不是兒女？難道將來只有寶兄弟頂了你老人家上五台山不成？那些梯己只留于他，我們如今雖不配使，也別苦了我們。這個夠酒的？夠戲的？”說的滿屋里都笑起來。賈母亦笑道：“你們聽聽這嘴！我也算會

說的，怎麼說不過這猴兒。你婆婆也不敢強嘴，你和我綁綁的。”鳳姐笑道：“我婆婆也是一樣的疼寶玉，我也沒處去訴冤，倒說我強嘴。”說著，又引著賈母笑了一回，賈母十分喜悅。到晚間，眾人都在賈母前，定昏之餘，大家娘兒姊妹等說笑時，賈母因問寶釵愛聽何戲，愛吃何物等語。寶釵深知賈母年老人，喜熱鬧戲文，愛吃甜爛之食，便總依賈母往日素喜者說了出來。賈母更加歡悅。次日便先送過衣服玩物禮去，王夫人，鳳姐，黛玉等諸人皆有隨分不一，不須多記。至二十一日，就賈母內院中搭了家常小巧戲台，定了一班新出小戲，昆弋兩腔皆有。就在賈母上房排了幾席家宴酒席，并無一個外客，只有薛姨媽、史湘雲、寶釵是客，餘者皆是自己人。這日早起，寶玉因不見林黛玉，便到他房中來尋，只見林黛玉歪在炕上。寶玉笑道：“起來吃飯去，就開戲了。你愛看那一出？我好點。”林黛玉冷笑道：“你既這樣說，你特叫一班戲來，揀我愛的唱給我看。這會子犯不上跐著人借光兒問我。”寶玉笑道：“這有什麼難的。明兒就這樣行，也叫他們借咱們的光兒。”一面說，一面拉起他來，攜手出去。

吃了飯點戲時，賈母一定先叫寶釵點。寶釵推讓一遍，無法，只得點了一折《西游記》。賈母自是歡喜，然後便命鳳姐點。鳳姐亦知賈母喜熱鬧，更喜謔笑科諢，便點了一出《劉二當衣》。賈母果真更又喜歡，然後便命黛玉點。黛玉因讓薛姨媽王夫人等。賈母道：“今日原是我特帶著你們取笑，咱們只管咱們的，別理他們。我巴巴的唱戲擺酒，為他們不成？他們在這里白聽白吃，已經便宜了，還讓他們點呢！”說著，大家都笑了。黛玉方點了一出。然後寶玉，史湘雲，迎，探，惜，李紈等俱各點了，接出扮演。至上酒席時，賈母又命寶釵點。寶釵點了一出《魯智深醉鬧五台山》。寶玉道：“只好點這些戲。”寶釵道：“你白聽了這幾年的戲，那里知道這出戲的好處，排場又好，詞藻更妙。”寶玉道：“我從來怕這些熱鬧。”寶釵笑道：“要說這一出熱鬧，你還算不知戲呢。你過來，我告訴你，這一出戲熱鬧不熱鬧。——是一套北《點絳唇》，鏗鏘頓挫，韻律不用說是好的了，只那詞藻中有一支《寄生草》，填的极妙，你何曾知道。”寶玉見說的這般好，便湊近來央告：“好姐姐，念與我聽聽。”寶釵便念道：

漫搵英雄淚，相離處士家。謝慈悲剃度在蓮臺下。沒緣法轉眼分離乍。赤條條來去無牽挂。那里討煙蓑雨笠卷單行？一任俺芒鞋破缽隨緣化！

寶玉聽了，喜的拍膝畫圈，稱賞不已，又贊寶釵無書不知，林黛玉道：“安靜看戲罷，還沒唱《山門》，你倒《妝瘋》了。”說的湘雲也笑了。于是大家看戲。至晚散時，賈母深愛那作小旦的與一個作小丑的，因命人帶進來，細看時益發可怜見。因問年紀，那小旦才十一歲，小丑才九歲，大家歎息一回。賈母令人另拿些肉果與他兩個，又另外賞

錢兩串。鳳姐笑道：“這個孩子扮上活象一個人，你們再看不出來。”寶釵心里也知道，便只一笑不肯說。寶玉也猜著了，亦不敢說。史湘雲接著笑道：“倒象林妹妹的模樣兒。”寶玉聽了，忙把湘雲瞅了一眼，使個眼色。眾人卻都聽了這話，留神細看，都笑起來了，說果然不錯。一時散了。

晚間，湘雲更衣時，便命翠縷把衣包打開收拾，都包了起來。翠縷道：“忙什麼，等去的日子再包不遲。”湘雲道：“明兒一早就走。在這里作什麼？——看人家的鼻子眼睛，什麼意思！”寶玉聽了這話，忙赶近前拉他說道：“好妹妹，你錯怪了我。林妹妹是個多心的人。別人分明知道，不肯說出來，也皆因怕他惱。誰知你不防頭就說了出來，他豈不惱你。我是怕你得罪了他，所以才使眼色。你這會子惱我，不但辜負了我，而且反倒委曲了我。若是別人，那怕他得罪了十個人，與我何干呢。”湘雲摔手道：“你那花言巧語別哄我。我也原不如你林妹妹，別人說他，拿他取笑都使得，只我說了就有不是。我原不配說他。他是小姐主子，我是奴才丫頭，得罪了他，使不得！”寶玉急的說道：“我倒是為你，反為出不是來了。我要有外心，立刻就化成灰，叫萬人踐踹！”湘雲道：“大正月里，少信嘴胡說。這些沒要緊的惡誓，散話，歪話，說給那些小性兒，行動愛惱的人，會轄治你的人聽去！別叫我啐你。”說著，一徑至賈母里間，忿忿的躺著去了。

寶玉沒趣，只得又來尋黛玉。剛到門檻前，黛玉便推出來，將門關上。寶玉又不解其意，在窗外只是吞聲叫“好妹妹”。黛玉總不理他。寶玉悶悶的垂頭自審。襲人早知端的，當此時斷不能勸。那寶玉只是呆呆的站在那里。黛玉只當他回房去了，便起來開門，只見寶玉還站在那里。黛玉反不好意思，不好再關，只得抽身上床躺著。寶玉隨進來問道：“凡事都有個原故，說出來，人也不委曲。好好的就惱了，終是什麼原故起的？”林黛玉冷笑道：“問的我倒好，我也不知為什麼原故。我原是給你們取笑的，——拿我比戲子取笑。”寶玉道：“我并沒有比你，我并沒笑，為什麼惱我呢？”黛玉道：“你還要比？你還要笑？你不比不笑，比人比了笑了的還利害呢！”寶玉聽說，無可分辯，不則一聲。

黛玉又道：“這一節還恕得。再你為什麼又和雲兒使眼色？這安的是什麼心？莫不是他和我頑，他就自輕自賤了？他原是公侯的小姐，我原是貧民的丫頭，他和我頑，設若我回了口，豈不他自惹人輕賤呢。是這主意不是？這卻也是你的好心，只是那一個偏又不領你這好情，一般也惱了。你又拿我作情，倒說我小性兒，行動肯惱。你又怕他得罪了我，我惱他。我惱他，與你何干？他得罪了我，又與你何干？”

寶玉見說，方才與湘雲私談，他也聽見了。細想自己原為他二人，怕生隙惱，方在中調和，不想并未調和成功，反已落了兩處的貶謗。正合著前日所看《南華經》上，有”巧者勞而智者憂，無能者無所求，飽食而遨游，泛若不繫之舟”，又曰“山木自寇，源泉自盜”等語。因此越想越無趣。再細想來，目下不過這兩個人，尚未應酬妥協，將來猶欲為何？想到其間也無庸分辯回答自己轉身回房來。林黛玉見他去了，便知回思無趣，賭氣去了，一言也不曾發，不禁自己越發添了氣，便說道：“這一去，一輩子也別來，也別說話。”

寶玉不理，回房躺在床上，只是瞪瞪的。襲人深知原委，不敢就說，只得以他事來解釋，因說道：“今兒看了戲，又勾出幾天戲來。寶姑娘一定要還席的。”寶玉冷笑道：“他還不還，管誰什麼相干。”襲人見這話不是往日的口吻，因又笑道：“這是怎麼說？好好的大正月里，娘兒們姊妹們都喜喜歡歡的，你又怎麼這個形景了？”寶玉冷笑道：“他們娘兒們姊妹們歡喜不歡喜，也與我無干。”襲人笑道：“他們既隨和，你也隨和，豈不大家彼此有趣。”寶玉道：“什麼是‘大家彼此’！他們有‘大家彼此’，我是‘赤條條來去無牽挂’。”談及此句，不覺淚下。襲人見此光景，不肯再說。寶玉細想這句趣味，不禁大哭起來，翻身起來至案，遂提筆立占一偈云：

你證我證，心證意證。

是無有證，斯可云證。

無可云證，是立足境。

寫畢，自雖解悟，又恐人看此不解，因此亦填一支《寄生草》，也寫在偈後。自己又念一遍，自覺無挂礙，中心自得，便上床睡了。

誰想黛玉見寶玉此番果斷而去，故以尋襲人為由，來視動靜。襲人笑回：“已經睡了。”黛玉聽說，便要回去。襲人笑道：“姑娘請站住，有一個字帖兒，瞧瞧是什麼話。”說著，便將方才那曲子與偈語悄悄拿來，遞與黛玉看。黛玉看了，知是寶玉一時感忿而作，不覺可笑可歎，便向襲人道：“作的是玩意兒，無甚關系。”說畢，便攜了回房去，與湘雲同看。次日又與寶釵看。寶釵看其詞曰：

無我原非你，從他不解伊。肆行無礙憑來去。茫茫著甚悲愁喜，紛紛說甚親疏密。從前

碌碌卻因何，到如今回頭試想真無趣！

看畢，又看那偈語，又笑道：“這個人悟了。都是我的不是，都是我昨兒一支曲子惹出來的。這些道書禪机最能移性。明兒認真說起這些瘋話來，存了這個意思，都是從我這一只曲子上來，我成了個罪魁了。”說著，便撕了個粉碎，遞與丫頭們說：“快燒了罷。”黛玉笑道：“不該撕，等我問他。你們跟我來，包管叫他收了這個痴心邪話。”三人果然都往寶玉屋里來。一進來，黛玉便笑道：“寶玉，我問你：至貴者是‘寶’，至堅者是‘玉’。爾有何貴？爾有何堅？”寶玉竟不能答。三人拍手笑道：“這樣鈍愚，還參禪呢。”黛玉又道：“你那偈末云，‘無可云證，是立足境’，固然好了，只是据我看，還未盡善。我再續兩句在後。”因念云：“無立足境，是方乾淨。”寶釵道：“實在這方悟徹。當日南宗六祖惠能，初尋師至韶州，聞五祖弘忍在黃梅，他便充役火頭僧。五祖欲求法嗣，令徒弟諸僧各出一偈。上座神秀說道：‘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台，時時勤拂拭，莫使有塵埃。’彼時惠能在廚房碓米，聽了這偈，說道：‘美則美矣，了則未了。’因自念一偈曰：‘菩提本非樹，明鏡亦非台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染塵埃？”五祖便將衣缽傳他。今兒這偈語，亦同此意了。只是方才這句机鋒，尚未完全了結，這便丟開手不成？”黛玉笑道：“彼時不能答，就算輸了，這會子答上了也不為出奇。只是以後再不許談禪了。連我們兩個所知所能的，你還不知不能呢，還去參禪呢。”寶玉自己以為覺悟，不想忽被黛玉一問，便不能答，寶釵又比出”語錄”來，此皆素不見他們能者。自己想了一想：“原來他們比我的知覺在先，尚未解悟，我如今何必自尋苦惱。”想畢，便笑道：“誰又參禪，不過一時頑話罷了。”說著，四人仍复如舊。忽然人報，娘娘差人送出一個燈謎兒，命你們大家去猜，猜著了每人也作一個進去。四人聽說忙出去，至賈母上房。只見一個小太監，拿了一盞四角平頭白紗燈，專為燈謎而制，上面已有一個，眾人都爭看亂猜。小太監又下諭道：“眾小姐猜著了，不要說出來，每人只暗暗的寫在紙上，一齊封進宮去，娘娘自驗是否。”寶釵等聽了，近前一看，是一首七言絕句，并無甚新奇，口中少不得稱贊，只說難猜，故意尋思，其實一見就猜著了。寶玉，黛玉，湘雲，探春四個人也都解了，各自暗暗的寫了半日。一并將賈環，賈蘭等傳來，一齊各揣机心都猜了，寫在紙上。然後各人拈一物作成一謎，恭楷寫了，挂在燈上。

太監去了，至晚出來傳諭：“前娘娘所製，俱已猜著，惟二小姐與三爺猜的不是。小姐們作的也都猜了，不知是否。”說著，也將寫的拿出來。也有猜著的，也有猜不著的，都胡亂說猜著了。太監又將頒賜之物送與猜著之人，每人一個宮製詩筒，一柄茶筅，獨迎春，賈環二人未得。迎春自為玩笑小事，并不介意，賈環便覺得沒趣。且又聽太監說：“三爺說的這個不通，娘娘也沒猜，叫我帶回問三爺是個什麼。”眾人聽了，都來看他

作的什麼，寫道是：

大哥有角只八個，二哥有角只兩根。

大哥只在床上坐，二哥愛在房上蹲。

眾人看了，大發一笑。賈環只得告訴太監說：“一個枕頭，一個獸頭。”太監記了，領茶而去。

賈母見元春這般有興，自己越發喜樂，便命速作一架小巧精致圍屏燈來，設于當屋，命他姊妹各自暗暗的作了，寫出來粘于屏上，然後預備下香茶細果以及各色玩物，為猜著之賀。賈政朝罷，見賈母高興，況在節間，晚上也來承歡取樂。設了酒果，備了玩物，上房懸了彩燈，請賈母賞燈取樂。上面賈母，賈政，寶玉一席，下面王夫人、寶釵、黛玉、湘雲又一席，迎、探、惜三個又一席。地下婆娘丫鬟站滿。李宮裁、王熙鳳二人在里間又一席。賈政因不見賈蘭，便問：“怎麼不見蘭哥？”地下婆娘忙進里間問李氏，李氏起身笑著回道：“他說方才老爺并沒去叫他，他不肯來。”婆娘回复了賈政。眾人都笑說：“天生的牛心古怪。”賈政忙遣賈環與兩個婆娘將賈蘭喚來。賈母命他在身旁坐了，抓果品與他吃。大家說笑取樂。

往常間只有寶玉長談闊論，今日賈政在這里，便惟有唯唯而已。餘者湘雲雖系閨閣弱女，卻素喜談論，今日賈政在席，也自緘口禁言。黛玉本性懶與人共，原不肯多語。寶釵原不妄言輕動，便此時亦是坦然自若。故此一席雖是家常取樂，反見拘束不樂。賈母亦知因賈政一人在此所致之故，酒過三巡，便攆賈政去歇息。賈政亦知賈母之意，攆了自己去後，好讓他們姊妹兄弟取樂的。賈政忙陪笑道：“今日原聽見老太太這里大設春燈雅謎，故也備了彩禮酒席，特來入會。何疼孫子孫女之心，便不略賜以兒子半點？”賈母笑道：“你在這里，他們都不敢說笑，沒的倒叫我悶。你要猜謎時，我便說一個你猜，猜不著是要罰的。”賈政忙笑道：“自然要罰。若猜著了，也是要領賞的。”賈母道：“這個自然。”說著便念道：

猴子身輕站樹梢。

——打一果名。

賈政已知是荔枝，便故意亂猜別的，罰了許多東西，然後方猜著，也得了賈母的東西。然後也念一個與賈母猜，念道：

身自端方，体自堅硬。

雖不能言，有言必應。

——打一用物。

說畢，便悄悄的說與寶玉。寶玉意會，又悄悄的告訴了賈母。賈母想了想，果然不差，便說：“是硯臺。”賈政笑道：“到底是老太太，一猜就是。”回頭說：“快把賀彩送上來。”地下婦女答應一聲，大盤小盤一齊捧上。賈母逐件看去，都是燈節下所用所頑新巧之物，甚喜，遂命：“給你老爺斟酒。”寶玉執壺，迎春送酒。賈母因說：“你瞧瞧那屏上，都是他姊妹們做的，再猜一猜我聽。”

賈政答應，起身走至屏前，只見頭一個寫道是：

能使妖魔膽盡摧，身如束帛氣如雷。

一聲震得人方恐，回首相看已化灰。

賈政道：“這是炮竹嗄。”寶玉答道：“是。”賈政又看道：

天運人功理不窮，有功無運也難逢。

因何鎮日紛紛亂，只為陰陽數不同。

賈政道：“是算盤。”迎春笑道：“是。”又往下看是：

階下兒童仰面時，清明妝點最堪宜。

游絲一斷渾無力，莫向東風怨別離。

賈政道：“這是風箏。”探春笑道：“是。”又看道是：

前身色相總無成，不聽菱歌聽佛經。

莫道此生沉黑海，性中自有大光明。

賈政道：“這是佛前海燈嗄。”惜春笑答道：“是海燈。”

賈政心內沉思道：“娘娘所作爆竹，此乃一響而散之物。迎春所作算盤，是打動亂如麻。探春所作風箏，乃飄飄浮蕩之物。惜春所作海燈，一發清淨孤獨。今乃上元佳節，如何皆作此不祥之物為戲耶？”心內愈思愈悶，因在賈母之前，不敢形于色，只得仍勉強往下看去。只見後面寫著七言律詩一首，卻是寶釵所作，隨念道：

朝罷誰攜兩袖煙，琴邊衾里總無緣。

曉籌不用雞人報，五夜無煩侍女添。

焦首朝朝還暮暮，煎心日日复年年。

光陰荏苒須當惜，風雨陰晴任變遷。

賈政看完，心內自忖道：“此物還倒有限。只是小小之人作此詞句，更覺不祥，皆非永遠福壽之輩。”想到此處，愈覺煩悶，大有悲戚之狀，因而將适才的精神減去十分之八九，只垂頭沉思。

賈母見賈政如此光景，想到或是他身体勞乏亦未可定，又兼之恐拘束了眾姊妹不得高興頑耍，即對賈政云：“你竟不必猜了，去安歇罷。讓我們再坐一會，也好散了。”賈政一聞此言，連忙答應幾個”是”字，又勉強勸了賈母一回酒，方才退出去了。回至房中只是思索，翻來复去竟難成寐，不由傷悲感慨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賈母見賈政去了，便道：“你們可自在樂一樂罷。”一言未了，早見寶玉跑至圍屏燈前，指手畫腳，滿口批評，這個這一句不好，那一個破的不恰當，如同開了鎖的猴子一般。寶釵便道：“還象适才坐著，大家說說笑笑，豈不斯文些兒。”鳳姐自里間忙出

來插口道：“你這個人，就該老爺每日令你寸步不離方好。适才我忘了，為什麼不當著老爺，攛掇叫你也作詩謎兒。若果如此，怕不得這會子正出汗呢。”說的寶玉急了，扯著鳳姐兒，扭股兒糖似的只是廝纏。賈母又與李宮裁并眾姊妹說笑了一會，也覺有些困倦起來。聽了聽已是漏下四鼓，命將食物撤去，賞散與眾人，隨起身道：“我們安歇罷。明日還是節下，該當早起。明日晚間再玩罷。”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